

偵探小說

繪圖花中賊

改良小說社印行

偵探小說

花中賊

一千八百四十九年之十月十三日。予自警署至家。入吸煙室。稍憩。口啣雪茄。手披新聞紙。兀坐于逍遙椅上。忽見侍者持一名刺進。曰。有客踵門求見。似第一次到此者。據云有急事就商。許可與否。請示下。蓋侍者因余家不速之客甚多。而余于公事餘暇。性喜恬淡。凡素昧平生無事而來者。概以閉門羹相待也。

余聞侍者言。接名刺而觀之。見上署名曰楷。必脫。余味其名。覺疎闊甚。欲拒而不納。一思義務所在。彼既有事而來。斷無竟下逐客令之理。

因速之入室。察其狀貌。年可四十許。高顴深目。儀容修整。神識歷練。自是商界中之佼佼者。流特爾時。面色慘淡。若寒雲之凝結。而眉睫間猶隱隱含有淚痕。夫固一望而知其有痛苦迫切之事者。

楷入室後。與余握手畢。延之就坐。氣息稍舒。慘切而謂余曰。桑巴立先生。乞

諒其造次。僕有一極悲慘之事。非先生莫能偵察其端倪。故不揣冒昧。用敢造請。

語時聲極迫切。雙瞳灼灼。注視予身。若惟恐余之不允所請者。既又俛首下視。神情恍惚。似於悲慘之中。有一種急不暇擇之狀態。語次時已薄暮。室中漸形黑闇。余遂起身。發動電燈機紐。一剎那間。頓覺燈光燦爛。皎如白晝矣。余因謂楷曰。僕與君雖素未謀面。然僕素性豪俠。凡他人之患難。不忍作壁上觀。且職分所在。未敢放棄。君果有疑難之事。不妨略述梗概。苟爲僕所可借箸者。僕當謹効棉力。爲君臂助。以答枉顧之勞。

楷必脫聞余言。畧一舉首。似有欣慰之色。曰。桑巴立先生。僕於此事。籌之熟矣。揆之於情。度之於理。未必出此。而就事實上而論。則大有可疑。然僕驟遇此變。故恍若身世淒涼之況。味無逾於此者。哀情所迫。遂至失其常度。先生幸宥予之唐突。

余性最爽直。聞楷言。作色曰。楷必脫君。余輩業偵探事。苟力所能爲者。決不推諉。今君旣云有事。見委而又。不以情實相告。語輒絮絮焉效婦人兒女子之態。是何爲者。此種悶葫蘆。非僕所敢聞命。

楷必脫聞予言。始歉然曰。先生請少安毋躁。僕之所以不能驟然啟齒者。無他。悲梗於中也。今旣蒙先生慨諾。則覆盆之冤。或有伸雪之一日。僕當述其顛末。紐約之北有地名摩而尼斯者。僕之故居也。僕自幼操賁販業。常載運貨物。往來於歐美之名都巨邑。以營錙銖微利。故僕之足跡。居家日少。而外出日多。家中向惟老妻及二弱女而已。詎料五年前。紐約一帶疫症流行。而傳染所及。老妻溘然物故。廿年伉儷。一旦分離。遺挂驚心。悲可知矣。然猶幸膝前二女賢而且慧。得此聊以慰岑寂。蓋自亡妻遺世後。杜門不出者。幾及半載。一念衣食所迫。不得不仍理故業。以謀溫飽。又思二女年皆幼穉。而家中又別無付託之人。安能置之不顧。事在兩難。輾轉思維。終渺良策。適有戚

族名莫逃思者來家。僕與之談及此事。莫逃思略一思索。即謂僕曰。君之質。遷有無。所以博衣食也。安可因區區兒女之私。而阻礙生計。君如因二女委決不下。不妨令二女暫且寄居予家。一切自當任保護之責。如是則君雖遠適異地。亦可內顧無憂。僕方在進退維谷之際。聞莫逃思之言。不啻荷千鈞之重負。而一旦脫卸者。心中不勝愉快。

莫逃思者。亦紐約之商人也。性長厚。善居積。家境小康。所缺陷者。膝下無子女。晨夕晤對。惟夫妻二人而已。妻名米那。性亦仁慈。無粗暴氣。以故夫妻之間。情好綦篤。雖終歲聚處。卒無間言。僕與之有瓜葛誼。且素服其人之誠格也。故一旦承其允諾。則心中便脫然無累。方謂二女從此固可稱得所。即僕離家後。客思亦差堪慰藉矣。殊不料今日之猝有此變也。

時余手中所吸之雪茄將盡。更取一枝燃火吸之。乃問楷曰。君與莫逃思有瓜葛誼乎。曰然。余曰。若是則君家二女。彼既承認照顧。事誠極佳。何來變故。

楷必脫曰。人有旦夕禍福。原不可以逆料。惟此場慘劇。則情節殊屬離奇。僕與莫逃思別後。又隔一星期。即擬束裝就道。臨行前數日。命二女整理衣服器具。凡細軟者俱囑携往。其餘粗重物件。仍令閉置室中。整理畢。僕即僱車送二女至莫逃思家。莫逃思家離予居甚近。不數秒鐘。已抵其宅。莫逃思一見二女。卽喜形於色。余曰。莫逃思之喜形於色。其意何居。蓋余聞楷必脫所言。雖未與莫逃思晤對。覺莫逃思之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皆與此案有密切之關係。故余甚注意。楷必脫曰。桑巴立先生。凡人當中壽之年。而膝下尙歎飄零。則其視他人之子女。必非常喜悅。而逾格優待。此亦人情之常。無足怪者。然而僕心彌慰矣。

自是以後。僕遂一意經營。無復他慮。有時數月一歸。有時一年一歸。歸輒與二女敘述客路之所見所聞。并異鄉之風景。以及貿易之情形。而二女輒津津焉稱道。莫逃思夫婦款待之盛意。僕見二女之安居無恙也。亦殊覺忻慰。

詎禍患之來。竟有出於意外者。

僕此次返自倫敦。途中閱歷。亦無暇爲先生述。及抵家時。已亭午。予心甚眷。眷二女。故將行李。匆匆安置畢。卽趨至莫遜思家。顧視二女。甫至門。見僕役數人。立於戶外。皆形色倉皇。口講指畫。互相談論。一見予至。即大聲呼曰。楷必脫。先生來矣。甚善。甚善。巧極。巧極。此事之究竟。先生必當一剖白之。吾儕亦不必捕風捉影。妄生議論。予聞之心甚疑訝。然此時予心目中。惟急欲一見二女。以慰渴念。故亦無暇顧及。匆匆入室。甫登階。見莫遜思往來蹀躞。面色灰白。幾無生人氣。一見予至。驟現出一種驚惶之狀。旣而呼曰。密司忒楷必脫。汝歸來耶。汝其因此事而歸來耶。予家中之大變故。諒君已知之矣。予承莫遜思撫字二女。心甚感激。方欲與之道歉。仄通款曲。而忽見其形狀之慌亂。若是不覺大爲駭異。曰。君家有何變故。僕遠道纔歸。不知端緒。幸乞見示。語時。予目光直注於室內。而二女之踪跡杳如黃鶴。予又問曰。密司忒

莫逃思。予家麗娜愛華。蒙君照拂。銘感五中。但不知彼二人。頃適何往。莫逃思聞予言。神色較前尤形急遽。曰。僕之所謂變故。非他。即君家二女事也。予聞此言。恍如三歲小兒。驟聞霹靂。頓覺目瞪口呆。驚惶無措。而神經擾亂。奚啻有千萬轆轤。上下旋轉。越數分鐘。神思稍清。即問曰。二女有何變故。請急直說。慎勿作此模糊迂緩之談。莫逃思忽瞠目張吻曰。密司忒楷必脫。君家二女不知何故。已自戕矣。予猶疑信參半。曰。君何謂耶。莫逃思復大聲曰。君家二女已於今晨自戕矣。君猶以我言爲兒戲耶。桑巴立先生須知。僕初見莫逃思之形狀。已覺非常震恐。驟然間。又得此一語。填入耳鼓。則之魂之飄盪。如三春飛絮。九秋黃葉。渺渺茫茫。不知所主。蓋予已于此時癡若木偶矣。楷必脫述至此。余曰。此無怪。君之哀痛也。凡人於晨夕所眷念之人。一旦奄然。怛化。即不甚親密者。猶必感感。況情關骨肉者乎。特未識此事究何由而致此。請亟言以祛疑抱。

楷復曰。僕聞莫逃思言。固已痴若木偶。覺心中有千言萬語。欲出諸口。而喉間似有物梗。噎格格不得吐。逾時驚魂畧定。始急問莫逃思曰。君謂二女自戕。究係何故。莫逃思曰。此事之底蘊。僕亦未知。蓋自君離家後。彼姊妹二人。安謐如常。無少差異。每當花朝月夕。輒携手相將。同遊愛文義路之公花園。有時則把卷沉吟。喁喁小語。僕見其姊妹之友愛也。亦代爲之忻喜。迨至八來復以前。克拉師街之遊藝院。開博覽大會。僕約彼姊妹同往遊觀。以擴眼界。而二人皆辭不往。僕稔知彼二人素性閒靜。或不願入此喧嘩雜沓之場。故亦未嘗相強。然自是以後。常見他姊妹二人。短歎長吁。憂思沉鬱。無一毫歡愉氣象。僕以爲幼年失恃。顧復無人。而君又爲衣食所驅。遠適異地。煢煢弱質。孤苦誰憐。況時值秋季。西風黃葉。鶴唳蟲聲。在在足助愁人之感慨。則對景懷人。固未免黯然而神傷者。僕亦未嘗不爲之憐憫。故時時以婉言慰藉。詎彼姊妹二人。一聞僕之慰藉。或強作笑容。故爲問答。有時則相對嘿嘿。

不作一言。一若抱非常之憂戚。而不可以表襮者。僕觀此情形。亦未便多加詰問。祇得聽之而已。今晨七句鐘。家人輩皆起而盥漱。而彼姊妹二人。猶閉戶酣睡。僕疑之。命傭婦往叩。叩之許久。闕寂無聲。僕遂大疑。而拙荆亦以爲異。破戶入內。見二女衣裳整潔。僵臥牀上。頸間勒以繩。狀若自縊。拙荆駭極。大聲疾呼。僕亦陡然色變。以手撫之。則皆體冷如冰。知已無從施救。此時急欲發電達君。而素知君之踪跡如流水行雲。無一定之行止。正在躊躇莫措。幸君適歸故里。噫。密司忒楷必脫。以如花似玉。幽嫺貞淑之二女。一旦不惜犧牲性命。而令素相優待之愚夫婦。亦處于被嫌疑之地位。誠不解二女何心而爲此也乎。

予俟莫遯思。遽畢。嘿無一言者久之。蓋天下傷心之事。於事後追思。始覺異常悲痛。若在倉猝之間。轉若忘其爲悲痛者。譬如戰士奮身赴敵。雖遍體受創。在當時則漠然不覺。迨引馬反壁。喘息神定。方知創痕之痛。楚僕於此時。

何以異。是僕明知二女之自勒。必有莫大冤抑。無從伸訴。因而出此短見。特一時不得。確據。則殊難啓齒。逾時乃謂莫曰。君姑導我入內一視。於是相將入內。果見二女僵臥。頸上皆有一線紅圈之痕。其自縊之繩。長可六七尺。猶纏繞于牀側。而周視室中。陳設布置。整齊無一物離其位置。絕無可疑。可異之形迹。後復檢視牀上。見枕邊遺帕一方。予此時不暇哀痛。急思覓得一佐證。以明此案之原因。遂乘莫逃思他顧時。拾而視之。見上有血漬痕。予遂大疑。因取而置諸懷內。仍不發一言。起身出外。莫逃思亦隨之而出。予謂莫逃思曰。凡人至於自戕。必有非常之苦衷。且亦非一朝一夕之故。必其蓄意已久。至於萬不獲已。而後毅然決然。忍而出此。彼二女前數日。豈竟一無影響乎。莫逃思曰。別事無可詫異。所可詫異者。即與君所述之情形也。予聞之。乃瞠目不置一語。莫逃思復曰。蒙君信任。命二女來此。雖起居飲食。自知簡褻良多。然而愚夫婦憐愛之心。自謂無微不至。今一旦遭此奇變。使僕何以對。

君語時色甚媿赧。僕亦不俟其言竟。抽身而出。思惟二女致死之由。必當一明其究竟。故匆匆至此。敢求先生代爲偵察。俾二女之冤得白。僕固感激不淺矣。余聞楷必脫言。問曰。此事以君之意見測度之。當若何。楷必脫曰。僕於此事。思之綦熟。若謂因莫逃思之逼迫而死。則視莫逃思之神色。及其平日欸待之情意。似乎未必出此。若謂別有事故。則二女之蓄意自戕。必匪一朝一夕。莫逃思非世家巨族。深閨密院。其平日相與聚處。不啻形影相隨。豈有一無覺察。而憤憤若是總之人。非木石。誰不好生。至於捐生。不顧則必有非常之含恨。可知。特此含恨之原因。非先生之靈心慧舌。巨識神機。決不足以剖析。僕故不揣唐突。逕求援助。此事舍先生外。無復能爲力者。楷必脫語至此。容色悲慘。淚涔涔然。落於胸際。余見其慘切若此。姑應之。楷遂別去。楷必脫出門後。余嘿坐沉思。覺此案情節。固屬離奇變幻。若以致死之由。疑及於莫逃思。則莫逃思夫妻之仁慈。楷必脫固嘖嘖稱道之。似決非強暴者。

卽或有強暴之行。彼二女豈有不向其父伸訴之理。何以前數次。楷必脫返里時。二女絕不露圭角。且津津焉稱述。莫逃思夫婦款待之盛意。夫天下之受人委曲者。苟對於疎遠之人。或明知言之而無益於事。則未免秘密而不欲表白。豈有對於親生之父而猶不一表白。反從而掄揚乎。則此一問題殊屬非是。但舍此問題外。其必爲受外來之逼迫。雖然。若因受外來之逼迫。則亦可以一人死而不至於二人死。就令二人皆處於萬不獲已之地。位則亦有或先或後。決不至二人同時而死。況楷必脫雖經商遠出。亦屬不時歸家。彼二女卽有危難之事。儘可俟其父歸家時。訴說事由。再作處置。何以迫不及待。而遽爾自戕其生。此中端緒。誠不可以臆度。時壁上之時計。已十點三刻矣。余因此案。頗費躊躇。遂起立環牆而走。見窗外月色模糊。耳邊風聲怒吼。如濤。較日間尤烈。室中之電燈光呈碧綠色。爐中餘火將殘。余思懸揣之事。終不如實驗之確。有把握。且俟明日。至莫逃思家一視。再作計議。

次日朝曦初上。余即披衣起身。盥漱畢。取牛酪飲之。時纔八下五十分耳。余即抽身至莫逃思家。莫逃思所居離余處不過半英里。至則命侍者持刺入。莫逃思降階相迎。儀容敦樸。似非強暴一流。握手畢。延予就坐。曰。先生其桑巴立先生乎。仰慕久矣。今幸得承謦欬。甚慰下懷。余亦略作寒暄。莫逃思曰。僕家所遭之奇禍。先生諒亦聞諸檣必脫矣。此事決非先生莫能援助。余曰。雖已略知梗概。然耳聞究不如目覩之確。煩君導我一觀。或能得其機鍵。莫逃思曰。先生之所欲目覩者。殆即二女所居之內室。而一覘其形迹乎。余曰。然。莫逃思領之。余遂隨之而入。見其房屋雖湫隘。而窗戶几案等。皆清潔整肅。無纖點塵埃。幽曠可喜。莫逃思指一室謂余曰。此室即是。余從容步入。見壁中陳列。雖無多物。而楚楚可觀。案上置書數卷。鏡奩筆墨。排列整齊。壁上懸繡一條。莫逃思指而謂余曰。此即二女致死之物也。余略一睨視。復舉目四周。以無一可爲佐證之具。及檢視窗前。見案上有一紅點。色似硃砂。爲玻

璃窗射入之日光所映諦視之爲血漬痕余思楷必脫言於二女枕邊得帕一方。上有血漬痕。頃於案上復見血迹。此必二女臨死前刺血作書以誌其事。特不知此書藏於何所以致不能明其究竟。苟得一視。則此案之原由。不難迎刃而解矣。

余此時轉輾躊躇。毫無把握。因復緩步出外。謂莫逃思曰。君將始末情由再行縷述。毋少隱飾。蓋天下疑難之事。往往注意求之。輒不可得。而無意中之一言一動。反流露其真情者。莫逃思聞余言。乃將詳細情形。向余述畢。余聆其言。與楷必脫所述。無少差異。余又問曰。彼二女平日曾有藏匿秘密物之器具否。讀吾書者。必疑余此問爲突兀。不知余亦從揣摩閱歷而來。大抵女子之器量。較男子爲狹窄。而尤較男子爲多疑。苟有一珍重或秘密之物。必什襲珍藏。而不肯顯露。若惟恐他人之攫取者。況二女寄人籬下。此等舉動。在所不免。惟余之此問。非有他意。不過欲得血書。以作此案之佐證而已。莫

逃思聞余言。躊躇半晌。曰。器具容或有之。惟僕於此等瑣屑之事。素不關懷。試問拙荆。當可報命。語時起身入內。未幾。攜一小皮匣出。長可尺許。鎖鑰甚固。莫逃思曰。拙荆言。此匣係二女平日所最寶貴者。惟中藏何物。未經敢視。不得而知。余去其鎖。啟而視之。血書一紙。固儼然在焉。時莫逃思適在余旁。見余得此血書。頗形愕眙。余亦置之不顧。見上書曰。

好生惡死。我二人亦猶是同情也。惟所遭之事。變終覺生不如死。天愁地慘。悲憤填膺。吾兩人從此長逝矣。

余見書法。鬆秀惟略帶草率。確爲臨死時倉卒所書就者。余得此書後。疑寶轉滋。無從解決。而莫逃思亦不期而驟形驚惶之色。余謂莫逃思曰。僕有一問題。請君據實以相告。彼二女平日對於賢夫婦之感情若何。莫逃思曰。似甚浹洽。特未見略形拘束耳。余曰。若是。則此事殊難揣測。然余猶有一問題在。君不當云二女平日常遊愛文義路之公花園乎。曰然。余曰。彼不至公花

園於今有幾日矣。曰。由今日而回溯。已有八禮拜矣。八禮拜前。彼常携手偕行。同往同來。自後不知何故。二女皆絕迹于此園矣。余曰。彼絕迹以後。曾有何可疑異之形迹。爲君所窺視乎。曰。無之。惟日見其憂悶耳。余曰。君曾一詢其憂悶之故乎。曰。何嘗不問。特彼等皆諱莫如深。不能稍探其形迹耳。余曰。彼等舍愛文義路之花園外。尙遊行于他處否。曰。無之。余曰。然則余當往愛文義路公園一行。惟有一言相告。望君留意。蓋此等奇案。必須秘密從事。方能探得實情。若一經聲張。則與此案有關係者。必鴻飛兔脫矣。君其慎之。莫曰唯。余遂辭之而出。

由莫遜思家至愛文義路。亦約半英哩。時已十一句鐘。路上車馬絡繹不絕。余因此案盤踞胸中。且行且思。亦無暇瞻顧。未幾已至花園門首。時尙未向午。遊客甚形寥落。余遂從容步入。見園中花木。雖覺離披零落。而嶙峋之怪石。與蔚藻之亭院樓閣。皆足以遊目騁懷。余方眺望間。瞥見曲欄之側立一